

## 一本书

# 以澄澈之心与孩子连接

□ 魏秀敏

初为人师时,我对孩子的爱总是有些一厢情愿。10多年后,伴随教学经验的增长和成为母亲的转变,我越来越意识到爱孩子的复杂和奥妙。特别是看到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一系列著作后,有了醍醐灌顶之感。

在《什么是最好的父母》一书中,河合隼雄以一问一答的形式,抽丝剥茧地诠释亲子关系和养育的本质。说起爱孩子,给予爱和支持是毋庸置疑的。但也正因为如此,我们对于孩子的爱总是有些太过自信。我们明明不是很爱孩子么,为什么他们总爱唱反调?对此,河合隼雄的回答是,“因为那些是父母的盲点,没有逆反就没有成长”。

还有让许多家长头疼的孩子青春期如何度过,可以提前做些什么,如何破解

这个难题?河合隼雄建议用“人际关系的储蓄”来破解青春期之难。青春期的孩子并不是一眨眼就变了、无法沟通了,引起沟通质变的背后是天长日久储蓄起来的人际关系。如果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正面的、积极的,那么青春期的难题总能克服,反之则会出现种种问题。

类似的洞见在《孩子与恶》一书中得到了更深刻的阐释。作为临床心理师,河合隼雄有更多机会见到这些“恶”的孩子。恶是什么?当我们谈论它的时候,总是充满了期待,好像要用心良苦制造“好孩子”,不遗余力排除一切“恶”。

可这种想法太单纯也太简单了。河合隼雄认为,恶与创造存在天然的关联,“恶”天然地具备对现有秩序的破坏性。比如孩子偷窃了,教师可以引导孩子自

己坦白,使之成为孩子成长的“好”的契机;也可以鼓励其他孩子揭发、告密,但在孩子的世界里这是不能容忍的“恶”的行为。教师应该何去何从?对于学生的顽劣行为,河合隼雄的建议是不能简单批评了事,因为孩子即使破坏规则也想赢,所以首先要认可孩子的这种变化——比起完全不关心输赢,这说明孩子在心里产生了积极的愿望。

其实,处理好“恶”的事件能让师生关系、亲子关系变得更加深厚。我曾遇到一个先天失聪、戴着助听器的小姑娘,总是傲慢而倔强的样子,对教师的要求视而不见。比如,我让她完成单词和图片连线的题目,她回答“我不想做这道题”……多次沟通无效后,我陷入挫败和伤感之中。后来,通过与班主任、家长多

次沟通发现,因为身体原因,母亲总是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,这导致孩子以为自己的任何需求都必须得到满足,否则就是别人不对,进而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。

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,内心已经柔软了不少。随着我的态度发生转变,与孩子的关系也变得融洽。可见,如果教师能与学生建立心灵的连接,便容易理解孩子的错误或出格行为不是出于主观意愿,如此,更深的爱便会在理解的那一刻释放出来,温暖彼此。

有时候,所谓长大成人是一个将童年的精彩宇宙忘却的过程。童年渐行渐远,童心也渐渐淡去。天长日久,成人面对儿童世界便知之甚浅或格格不入。所以,如果教师想要探寻孩子的心灵,首先要澄澈自己的内心,才能慢慢走进孩子的世界。

## 断章

### 青年的动人之处

□ 王小波

一个夏末的星期天,阳光灿烂,城里空空荡荡,正好欣赏这座城市。我在维也纳,在那个与莫扎特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歌剧院附近,我遇上三个人在街头演奏。

不管谁在这里演奏,都显得有点不知寒碜。只有这三个人例外。拉小提琴的是个金发小伙子,穿件毛衣,一条宽松的裤子,简朴但异常整洁。他似是这三个人的头头,虽然专注于演奏,但也常看看同伴,给她们无声的鼓励。有一位金发姑娘在吹奏长笛,她穿一套花呢套裙,眼睛里有点笑意。

还有一个东亚女孩坐着拉大提琴,乌黑的齐耳短发下一张白净的娃娃脸,穿着短短的裙子、白袜子和学生穿的黑皮鞋,她有点慌张,不敢看人,只敢看乐谱。三个人都不到二十岁,全都漂亮之极。至于他们的音乐,就如童声一样,是一种天籁。这世界上没有哪个音乐家会说他们演奏得不好。

我猜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:他们三个是音乐学院的同学,头一天晚上,男孩说:敢不敢到歌剧院门前去演奏?金发女孩说:敢!有什么不敢的!至于那东亚女孩,我觉得她是我的

同胞。她有点害羞,答应了又反悔,反悔了又答应,最后终于被他们拉来了。

除了我们之外,也有十几个人在听,但都远远地站着,恐怕会打扰他们。有时会有个老太太走近去放下一些钱,但他们看都不看,沉浸在音乐里。我坚信,这一幕是当日维也纳最美丽的风景。我看了以后有点嫉妒,因为他们太年轻了。青年的动人之处,就在于勇气,和他们的远大前程。

(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《我的精神家园》)

## 故事

### 年轻人,你要获得选择的权利

□ (美)彼得·巴菲特

我在斯坦福大学读一年级时,遇到一件事,它让我真正懂得了自由的可贵。

有一天,我经过宿舍走廊,听到一个女孩正通过电话动情地说着什么。过了一会儿,她沿着走廊哭着走了过来。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,这才知道,她是喜极而泣。她刚才是在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,并跟他做了一次倾心交谈。她告诉父亲自己现在有多么不开心,多么不知所措,告诉他如果自己继续沿着现在这条道路走下去,未来只会是一片黑暗。她父亲听她讲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,最后终于同意她不必非得做医生。她父亲答应,她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,去当一名律师。

我站在那里,极力想找些安慰和鼓励的话,但满脑子想的只是:可以选择真好……它引发了我对许多事情的思考。其中一个是关于选择以及不同的人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,另一个是选择与优势之间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。

什么是真正的优势?大多数人只是通过金钱和金钱所能买到的东西来对优势进行定义,认为拥有优势就等

同于拥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,能够享受华服美食,有一张洁净且冬暖夏凉的大床。这一切虽然美好,但这就是优势的本质吗?我想不是。

如果人生由我们打造,如果我们直面挑战去开创自己想要的人生,那么我可以很明确地说,优势的本质是拥有最广泛的选择权。

想想那些非洲的村民,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、政府的腐败和教育机会的缺乏,他们只能通过耕种或放养几头瘦弱的牲口来勉强糊口。终此一生,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,显然是如何能让自己和家人吃饱并找到一个住所。但是,经济安全和物质享受并不是这些人唯一被剥夺的东西,他们往往还被剥夺了选择权,这和其他任何东西的缺失一样残酷。

这又使我想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同学。显然,她很占“优势”,她的家庭很富有,她享有接受世界一流教育的机会。从理论上讲,她几乎拥有无限的选择权。但事实上,她的选择空间受到了家庭偏见的挤压,这种偏见狭隘地定义了什么是“好的”“适当的”“有社会地位的”职业选择。当

然,我并不是说成为医生或律师有什么不对,只要这是一个人真正的理想。但对我的同学来说,她的个人理想似乎并未在自己的人生方程式中占据多大比重。家人在她身上强加了一个未来,至少在当时她逆来顺受了。

换句话说,一方面她的父母给了她无限的可能性,另一方面他们又剥夺了其中大多数的可能性。如果她成为一名老师或舞蹈演员,将会怎样?如果她在无数的可能性当中,挑选了一个不太稳定但很有满足感的职业,又将怎样?

毫无疑问,这个女孩子的家人是为了她的最佳利益着想,他们希望她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并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他们希望她能够做出“正确”的选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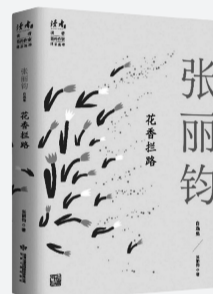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,“正确”的选择没有必要都是稳定、舒适或理所当然的选择,其他人帮我们做出的选择通常不能算是选择。如果只是僵化地、被动地接受,那就是对我们所拥有的优势的一种浪费。

(摘自《时代青年》)

## 书架

### 《花香拦路》

这部散文集的作者张丽钧,用锦心捕捉、以慧眼寻觅、有妙手呈现,她善于从生活中的寻常物事入手,寻找蕴藏其间的美好与光芒,而后独具匠心地创设情境,让读者不自觉地走进其中,得到意外的启迪与收获。越是寻常的切入,越令人读后触目惊心。



### 《点亮星星的人》

作者乔乔·莫伊斯从“马背上的图书馆”这一历史事实中获得灵感,创作出了5个女孩团结一致,通过送书、读书改变他人命运、也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。全书高度肯定了读书对人的帮助和成长,书中提及了许多经典名著,且引用了不少知名图书的段落,对阅读经典名著是一种很好的导读。



## 思悟

### 到场

□ 陶立夏

这几年最大的改变是我已经不再介意别人迟到了,无论是陌生人还是朋友,尤其是朋友。成年人的聚会,最重要的是能到场,什么时候到无所谓,说了什么也没关系。

愿意到场就是交流本身。

不知不觉间,人们就从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打发的孩子变成了分身乏术的大人,那么忙,还愿意和你喝咖啡,已是仪式感十足的诚意。

(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《又是愉快的一天》)